



诗界

春的拼图

■李可君（广东）

风在数着花瓣
一些飞向晴空，一些落进泥土
还有一些化作蝴蝶
停在我的窗台，成为风景

枝头，春天正忙于拼图
把鸟鸣、芽苞
和柳枝垂下的线条
一一对应

孩童把风筝举过头顶
奔跑时，光线穿过他的衣角
在地面投下
比飞翔更远的影子

我拾起一片去年的落叶
脉络里藏着你和我的故事
现在，我要把它填满
春天最亮的那个缺口

水面荡开涟漪
有人按下快门
无数个春天在镜头里
彼此确认

我不能摆脱自己的阴影

■康柏（贵州）

那场雨，一到午夜
就撒起野来，谁也拦不住
下吧，像我这样——
一身傲骨，空有一副骨架

三月，我在纸上养过多少场雨
过了今夜，就得换个姓
雨水，谁也挽留不住

我的阴影，它在左在右
却从不以我为中心
就像那场雨，一到午夜就撒野

不念过往

■李泓波（甘肃）

不曾明白要去向何方
感念尘世里些许悲凉
流年伤不起的荒唐
似水如烟草率又彷徨
谁也不是神明桥上的菩萨
难免遇见天命里层层雾障
终究还是习惯了撒手
习惯了不再问候
葬花人存续着天国情缘
引来凤蝶一样渲染
世上再多的变故
莫过于沉默无言不思不念
残酷里那些个肆意苟延
笑起来都很不自然
写下离殇不续那些惘然
看得清人间嘴脸
只是平常人熟视不见
掩饰不了的话题
轻描淡写玷污了尊严
明月神坛上不少人评点
是人意也是天意
如来世界里天际依然遥远

本期责编：明玥

百家冲匪事

■流冰（安徽）

大别山东麓，淠河水源头，独山镇，山水相连，其间，百家冲方圆不过三四里地，草木林深，说是“百家”，早先不过是稀稀落落十几户人家的冲口。

民国元年，军阀混战，时局动荡。

一日，百家冲来了一位山外布衣，姓陈，自谦为砍柴的樵夫，腰间常常揣着把柴刀，刀不是好刀，烙有六安州“草堂铁匠铺”印字，笨重，刀口也开得极钝。自打陈刀落户冲口观音洞山下，疯了般不知疲倦地开荒垦地，搭棚建舍，那刀一直没有闲着，久了，刀口就显露出疹疹的白。

天道酬勤，这一季风调雨顺。

庄稼归仓后，陈刀离山，只消数日，驾一骡车从山外归来。

骡车上除了杂七杂八的家用细软外，还端坐一位体态丰腴的孕妇，眉清目秀，仪态万方，俩人一路软语，悠然过岭。

明眼的山里人私下揣测，这陈刀绝非等闲之辈，这少妇也非山野村妇。再相遇时，便从心底升起几许敬畏来。

陈刀这人看似木讷，却眼明手快，勤于出力，为人憨实，乐于助人，所以，口碑甚好，周边四邻，一团和气。

起初，陈刀除开荒垦地、打理田地之外，农闲专事于山坡植茶、山林打柴，主内的女人名叫繁妮，一日三餐，好生侍候。

陈刀卖柴尽是一些杯口粗的荆棘，木质板结，耐烧，集市抢手。

山下的窑口囤柴，只一天光景，四间柴房便被陈刀填满。

窑口二当家的冷冷地看着井边冲凉的陈刀，然后问：那柴真是你一个人所砍？

陈刀点头。

二当家的又看了看陈刀放在磨刀石上的柴刀，说：就用这刀？

陈刀还是点头。

二当家的说：你砍的柴大多是几十年的石枸棘，多生于悬崖峭壁处，一般的刀伤它不了。我刚看过，那些石枸棘上留下的刀痕平整光滑，没有上乘的功力，根本不可能办到。

时间的褶皱

■张大川（陕西）

我们之间的距离
被折叠成一座纸鹤
停在公元前的某个清晨
那时雨水还未学会如何分辨
海面与天空

陈刀憨笑，似乎又有点几无可奈何，随口回了一句：莫非当家的也善刀法？

二当家的说了声“惭愧”，闪进屋内，取出一刀，捧给陈刀看。

只见一道寒光，陈刀已抽刀出鞘。好刀！吹毫断发。陈刀赞不绝口，说：一定是菊花钢所制。

二当家的似乎更兴奋，说：刀为齐头山朱亮祖所佩，此人一身好武艺，为人豪爽，结交四方豪杰。说的是某日齐头山打猎，朱亮祖救下了落入虎口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。事后，朱元璋在独山寺将这柄刀赐予朱亮祖。不过后来，朱亮祖抢了自家兄弟的女人，死于乱箭穿心……

陈刀隐忍了一下，说：早有传闻，没想到竟在府上眼见为实。

窑口的伙计们停下手上的活计，围拢过来，怂恿陈刀与二当家的比试一下。二当家的虽乐意，但陈刀却说：我一砍柴樵夫，哪懂什么刀法？主家还是把柴钱结了，我还有几里地的山路要赶呢……

当夜，窑口遭遇匪劫。子时，人嘶马叫，山下，火光冲天。

窑口大当家几十年的积蓄和家业被抢烧一空；二当家的却在这场匪乱中从此销声匿迹。

有人说，二当家的就是踩点于窑口的土匪探子。

还有人说，这场匪劫定与陈刀有关联。

陈刀从不申辩，也无申辩之机。

一晃就到了民国16年，此时，观音洞山下的陈府已是一片殷实的庄园，陈府拥有的田地居方圆几十里之首。十多年间，陈刀夫妇收留逃荒逃难的穷人就有四五十人之多，这些人大多都在百家冲落户，或在陈府做事，繁衍后代，生生不息。

山外再乱，百家冲依然是一幅安居乐业的景象。

陈刀此时虽家资万贯，但膝下无子，仅有一小女，自幼在母亲繁妮的指点下攻读诗书，琴棋书画样样皆通。

这一年春，陈刀欲为小女纳婿，夫妻二人一番商议，竟同意了小女“征联纳婿”的主张，一时轰动了方圆百

你说爱是星尘的迁徙
我使用整个夜晚的沉默
计算一颗恒星要走过多少光年的孤独
才能在你的瞳孔里点燃一盏灯
月亮是个拙劣的译者
它把我们所有的心跳都翻译成潮汐

里，应征者无数，但仅有一征联者博得了小女芳心。

小女出的上联是：

孤雁岂孤，孤雁不随群雁落。

应对联为：

独山不独，独山环抱万山中。

新女婿黄经伟入赘百家冲这天，陈刀从他的眉宇间突然忆起一个人来——窑口二当家的。陈刀为此忐忑不安，似乎有一股不祥的阴云密布在百家冲的上空。

入夜，人客尽散。突然几声铙子枪响，山脉上、山谷间火把通明，杀声四起。

匪首黄胡子站在坡上大骂：狗日的三壮，害得老子好找，十多年来，老子没一天不想杀了你，你竟然带着我的女人躲到这过起了舒坦日子……

繁妮冲出来对着坡上回骂：黄胡子，你要是杀富济贫倒也罢了，抢霸民女，奸污掳掠，恶贯满盈的土匪，我只是被你抢来的民女，你强人所愿，而我与三壮却是有情有义，你说说看，我怎会是你的女人？

陈刀一把将繁妮拽进里屋。

屋外又响起窑口二当家的声音：三壮，咱俩虽未在山寨见过，但窑口一见，就觉得你是叛逃的三壮，只是未敢断定。

这方声音未落，突然从里屋里窜出一个人来，面向山坡跪下了，声嘶力竭地喊：爹，胡子伯，你们就放过百家冲吧，这是一方桃源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家人相亲相爱……

放你娘的狗屁！

说罢，一队人马一路喧嚣冲下山来。

陈刀毕竟是血雨腥风中过来之人，一掌将新女婿黄经伟拍进门内，随即将大门带上，抄起柴刀，迅即摆开阵势。

众匪中当然有陈刀的既往兄弟，大多曾得到过陈刀的帮助，情同手足，有的退避三舍，有的佯装攻击，轻描淡写。陈刀只得迎战黄胡子等四五人，且处于下端劣势，避实就虚，进退自如，刀起刀落于马蹄间，几个回合，就有三匹壮马滚落山间，马背上黄胡子的大刀却对陈刀奈何不得，急得朝山坡上

涨潮时我们相拥
退潮时便是永恒
所有说出口的誓言
都会被岁月氧化
唯有那些未完成的句子
像悬在半空的种子
在时间的褶皱里静静发芽

喊：快放铙子，快放铙子！坡上无人回应，一行人马落荒而逃。

晨，鸡鸣三遍。

始终沉默着的陈刀终于开口：此后恐难有安宁的日子了。繁妮，我们得请几个壮力，新女婿也不能歇着，立马下山，按照我开给你的单子如数采购，两天后，我们要建造土楼，抵御黄胡子来犯……

小女问：那我呢？

你留在家里，备好伙食和糯米。我出山找枪。

两天后，陈刀果真携六杆长枪回山，雇佣家丁六名。

在众乡亲的帮助下，土楼拔地而起，分为三层，每层均有隔板，可承受四五个壮汉之重，四壁开有射孔，推八度状内大外小。墙体选粘质红土为主，掺入适量的小石子和石灰，经反复捣碎、拌匀，做成“熟土”。一些关键部位还掺入糯米饭、红糖，以增加其粘性。夯筑时，陈刀像一位将军立在一边，督促劳工，嘱咐往土墙中间埋入杉木枝条或竹片为“墙骨”，以增加其拉力。

土楼建成，若需御敌，将大门一关，几名壮丁守护大门，土楼像坚强的大堡垒，妇孺老幼尽可高枕无忧。

然而，不知何故，土匪黄胡子此后再没来过。

1929年11月8日晨，独山周围15个乡的近万名农民，手持大刀、长矛、钢锥、铁枪等从四面八方涌向独山镇，其中包括陈刀的女婿黄经伟及陈刀的六杆长枪，他们将敌魏祝三自卫团驻地马氏祠团团围住，被围之敌见起义农民越来越多、愈战愈勇，顿觉困守无望，遂纵火焚烧民房，乘机逃窜。

地方志上有“独山暴动”的记载，陈刀的女儿、女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山投身了革命。但地方志上并没有陈刀在这场暴动中用柴刀劈死匪首黄胡子的记载，也没有黄胡子投奔魏祝三的确切时间和细节记录。

打土豪分田地的那年，陈刀携繁妮远走他乡，此后杳无音信。

土楼经几十年风雨剥蚀，依然驻守在通往观音洞的路边。



奋马扬蹄 摄影 | 肖明（安徽）